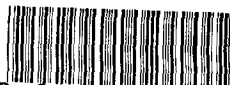


(日) 丸山静雄 著

东南亚与日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422315



2 016 6235 2

东南亚与日本

[日] 丸山静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东南アジアと日本

丸山静雄 著

根据日本アジア経済出版会 1968年初版译出

东南亚与日本

(日) 丸山静雄 著

石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 字数143,000

1974年5月第1版 197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统一书号: 3171·114 定价: 0.47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亚洲经济丛书》之一。它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日本对这些国家的看法以及和它们往来时所采取的政策。这里接触到的不但是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各个国家,而且也涉及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现在的斯里兰卡。这个东南亚的概念,实际上还是没有脱出过去日本所谓的“大东亚”的框框。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到1970年时已发展成拥有专职人员二百六十余人的庞大的机构。它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派有专人,进行收集资料等等调查研究活动,目的就在于要“促进和这些国家的经济交流及经济合作”。它不但出版各种有关亚洲经济的书籍,而且还有两种不同文字的机关刊物,为日本经济对外发展提供资料和作必要的宣传。

本书作者丸山静雄曾任日本资产阶级报纸《朝日新闻》的记者,在东南亚各国从事采访工作多年,对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作过较长时期的调查研究,写过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在这本书中,他不但叙述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现状,而且也提出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他的看法,显然是反映着日本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尽管他对过去日本在东南亚的作为似乎也采

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实际上还是在为日本垄断资本的海外扩张指点出路。

这本书不但可以使我们看出日本垄断资本向东南亚扩展的企图，同时在某些资料方面，特别是对一些地区性的或经济性的组织和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因而也还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原书出版于1968年，后来同一作者又在1973年8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同样性质的文章，我们现在也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供读者参考。

序 言

从地中海到太平洋,在这个称作亚洲的广大地区里,有着几十个国家。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旧殖民地体系、成了新兴的独立国家的。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就住在这个地区。这些新兴国家正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竭力从事他们建国创业的工作。

然而,这种事业到底是不是没有障碍而稳步地进行着呢?恐怕任何人都会对这一点感到怀疑吧。并且,大家都说:亚洲是“流动性的”。

所谓“流动性”是指什么呢?不指什么呢?在许多很复杂的情形中,贯穿着一条蓬勃发展着的金线,这也是流动性。那就是指:经济在稳步而顺利地成长,政治在某种体制内逐渐地完善起来。

但就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其情形却不是这样简单。当然,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与成长的萌芽。可是,另一方面压制着它的力量是强大的。凡是在考察发展与成长这一问题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即用一向认为时髦的“模型”来衡量,果真是正确的吗?再说政治体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多民族的国家里,特殊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之间和种族之间的斗争同时并起,怎么也难以期望政治的稳定。在独立国家的幼年时期必然发生的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不成熟,这也是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种情形,说亚洲是流动性的,这能说它意味着一种混沌状态吗?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会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体制呢?——从这个意义来讲,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亚洲是一个国

际上的“问题”，不，应该说是最大的“问题”。

亚洲经济研究所正是为了了解这个“问题”而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我们所期望的正是在于提供合乎各个国家现实的正确知识，并想为研究这个大“问题”悄悄地作出一些贡献。研究所成立以来已经有七年多，过去一向走的是这条路，今后也不会改变。本丛书是以许多调查研究的报告材料和实地调查为基础的，我们的目标是想使它成为一套有关亚洲的解说书或资料书。

亚洲经济研究所

所长 东畑精一

一九六六年三月

目 次

序 言	1
第一章 新东南亚	1
怎样看东南亚	1
陈旧的东南亚观	2
忽视主体性	4
财富的差距日益扩大	5
重新殖民化的过程	7
以援助为名的掠夺	8
无法挽救的现实	10
大国的利己主义	11
越南战争	13
战争的内外	14
新东南亚	15
新秩序的探索	17
区域合作之花盛开	18
萌芽和探索	20
独立自主的途径	21
区域主义与民族主义	22
区域主义与大国主义	24
区域主义抬头以前	25
区域合作的内容	27

区域合作的界限·····	28
东南亚的地位·····	29
民族主义的出路·····	31
混合革命·····	32
为了理解东南亚·····	34
印度支那半岛的国家·····	35
多岛海域的国家·····	36
印度大陆的国家·····	38
第二章 日本的立场·····	40
面临转折点·····	40
确立援助的概念·····	41
援助的成绩·····	42
难以应付的援助额·····	44
经济主义的抬头·····	45
国内的抵制·····	47
被迫施行最惠国关税·····	48
亚洲外交方向何在·····	50
探求自主的外交·····	51
经济合作要慎重·····	53
援助与贸易·····	54
保持领导地位·····	55
赔偿与血债·····	57
日本式的“和平部队”·····	58
经济合作的结构·····	60
经济合作的机构·····	61
援助政策的新方向·····	63
以国际标准为最终目标·····	64

加强援助的措施·····	66
增加政府方式的援助·····	67
重视技术合作·····	68
自主政策的决定·····	70
开发援助的对象·····	71
农业援助与工业化援助·····	73
对自助自立的迫切期望·····	74
第三章 援助的观念与实践·····	76
五种观点·····	76
两种观点·····	77
一种观点·····	79
日本要有独自的政策·····	80
和平与中立·····	81
拥护民族主义·····	83
加强相互依存的思想·····	84
推动改革·····	85
区域合作的三原则·····	87
东南亚的一体性·····	88
友好合作的纽带·····	89
脱离意识形态的框子·····	91
不可再有统治圈的思想·····	92
“桥梁”·····	94
越南战争的教训·····	95
亚洲的特性·····	96
亚洲式的接近·····	98
第四章 区域合作机构·····	100
亚远经委会(上)·····	100

亚远经委会(中).....	101
亚远经委会(下).....	103
科伦坡计划.....	104
万隆会议.....	106
湄公委员会(上).....	107
湄公委员会(中).....	109
湄公委员会(下).....	110
亚洲生产力机构.....	111
东南亚联盟.....	113
马、菲、印尼组织.....	114
伊斯兰合作组织.....	116
公路委员会.....	117
约翰逊计划.....	119
东南亚开发会议(上).....	120
东南亚开发会议(中).....	121
东南亚开发会议(下).....	123
东南亚农业会议(上).....	124
东南亚农业会议(中).....	126
东南亚农业会议(下).....	127
亚洲开发银行(上).....	129
亚洲开发银行(中).....	130
亚洲开发银行(下).....	132
亚太会议(上).....	133
亚太会议(下).....	135
不结盟合作组织.....	136
东南亚国家联盟(上).....	137
东南亚国家联盟(中).....	139
东南亚国家联盟(下).....	140

其他合作组织·····	142
亚洲-太平洋圈的构想·····	143
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域·····	145
东南亚开发援助·····	146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148
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委员会·····	149
取得政权的途径?·····	151
两副面貌·····	152
三木构想的新含意·····	153
对三木构想的疑问·····	155
参加国的范围·····	156
大东亚共荣圈的复活?·····	158
后 记·····	160
附 录	
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日本·····	162

第一章 新 东 南 亚

怎样看东南亚

一提到东南亚，人们就会立刻联想到贫困、无知和疾病，想象到一种没有确立法则和秩序的世界。军事专家时常议论亚洲或者东南亚的安全保障问题。为东南亚的安全保障这样那样地操心，这是值得感谢的，但所讲的安全保障完全是从西方的世界战略推断出来的，东南亚本身的意见和要求却不太被人当作问题。

西方和东方的大国都从各自的世界政策来看待东南亚，把自己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强加给它，一点也不想真正体谅东南亚本身的愿望。革命和反革命都肆无忌惮地向这里输出。要是东南亚国家在探求适合自己独立的政治与经济的新体制，西方就说它赤化了，东方便指责它复活了资本主义。人们常常谈论中国外交的后退，但对于东南亚国家自己的基本主张却不大重视。如果东南亚国家进行国内改革和追求工业化受到挫折，就有人露出一派西方口吻说，这种失败是因为搞与自己身分不相称的计划所造成的，虽然没有明讲，但话里的含意是：甘心充当农业国才是正路。他们似乎忘记了外国资本勾结东南亚国家内部的保守势力进行妨害的事实。

美国有一种称作多米诺理论的思想方式。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4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这个理论，由于他反对日内瓦会议上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政治解决，主张由美、英、法采取“统一行动”，继续进行战争，就以此作为理论根据。即是说，共产主

义只要能找到一点点“缝隙”(真空状态),就会顽固地钻进去,如果亚洲有一个国家被共产化,那么,整个亚洲都会赤化。这个理论是说亚洲一国的赤化关系到整个亚洲的赤化,好比排列在棋盘上的将棋的骨牌棋子,一边的棋子一倒,所有的棋子都会一个压一个地倒下去。

这种理论是由划一的共产主义观和对亚洲的彻底的不信任所形成的,认为共产主义都是没有个性的,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都是清一色的,其本身就是侵略和扩张主义。亚洲各国多么想维护本国的独立和主权啊!可是多米诺理论却不承认这种民族的心理和民族的自主性。于是在这样的否定之下,形成了这个理论。因此,美国对亚洲的新民族主义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可以说,在美国对亚洲的认识的骨子里,根深蒂固地贯穿着由多米诺理论所象征的、轻视亚洲的理论和不信任亚洲的感情。

美国国内照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黄祸论”。那里虽然有“黄祸论”,却没有“黑祸论”。不仅美国如此,西欧一般的共同看法都是这样。“黄祸论”是在对亚洲认识的假象之上构成的,这一点与多米诺理论有共同之处。其深处仍是一般西欧对亚洲的不信任,这一点在殖民时期或独立之后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样做,行得通吗?

陈旧的东南亚观

殖民地时期的东南亚和独立后的东南亚有很大差别,刚独立后的东南亚和经过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的东南亚截然不同。然而,各国的东南亚观却跟不上变化着和发展着的东南亚,不是依然保持着旧有的形态吗?一个典型的例子似乎表现在对印度尼西亚的“九·三〇事件”和其后演出的政变的评价上。这个事件之后,苏加诺总统朝一城夕一塞地被剥夺了总统的权力,但他依旧坐在

总统的宝座上有一年半之久。就连军部也不能够把总统从独立宫赶出去，而且也不打算把他赶走。

人们认为这是由于苏加诺总统作为“国父”的威信以及他施展巧妙的权术的结果。又说这就是印度尼西亚所特有的“对话”的精神。

那样说也不无道理吧，但更重要的原因，不是由于苏加诺总统创造了形成国家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还在发生作用的缘故吗？这就是“五项原则”（即民族主义、国际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正义和对神的信仰这五个原则）。苏哈托政权无论怎样推行非苏加诺化运动，只要他们依然把“五项原则”和“1945年宪法”作为建国的原则，那就无法否定苏加诺本身，而且考虑到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等各种条件，似乎除了以调和与融化为生命的“五项原则”之外，还没有找到其他立国的基本方针。

作为从殖民地的从属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新独立国家，就建国的原则制订什么样的纲领，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恐怕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规定出国家百年大计的方向，恐怕是个很大的功绩，可是人们却不大愿意给予这样的评价。苏加诺总统大概是想要寻求一个适合新国家的新体制吧。虽然并没有完成，而且充满着矛盾，但我认为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关于这一点，人们几乎没有进行考察。

即使注意到这一点，结果一般还是把这解释为：这是苏加诺总统为了掩盖他独占权力和强行吸引大众的一种姿态或粉饰。好象既成势力并不具有那样的柔韧性——能够注视新兴势力的新实验，也不具有那样的宽容——可以平心静气地来看待它。

因此，把以“九·三〇事件”为开端的一连串政变戏剧看作是军队和总统之间的权力争夺战，当总统从光荣的宝座上一被拉下来，就认为胜负已定，不感兴趣了。在事件告一段落时，新的兴趣就贪婪地在追求着下一次的事件和现象。所以对于这次政变戏剧，也只

把它作为一次“国际事件”，只想理解表面现象，再没有越出一步去。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如此。

忽视主体性

印度的计划部长阿肖卡·梅塔在1967年春，谈到新闻记者时，曾经透露了这样的不满，他说：“新闻记者集中关心的是已经弄清楚的问题以及此时此地所找到的缺点，而对于经济计划所能逐渐产生的效果，却不予以正确的评价。”（1967年5月25日出版的《远东评论》所载德莱克·戴维斯著《赞美印度》）

例如，印度缺少肥料时，他们就一致提起笔来把肥料不足作为问题。然而，他们却忘记了一个事实：在十年前，公共部门也好，民间部门也好，几乎都不需要肥料，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建设肥料工厂。后来由于教育和经济计划的发展才感到肥料的需要，肥料工厂的建设被提到了具体议事日程上来。这种教育和经济计划的发展才真正构成了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可是新闻记者却看不到这点。这就是说，参与经济计划工作的人，在考虑着明天的事情，而新闻记者却只关心今天的问题，只把今天的事情作为问题。

印度的比哈尔邦，因严重缺水和饥饿，饿死了人，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特派记者就蜂拥而至，立即报道凄惨的缺水和饥饿的情形。但在同一时刻，在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德里，人们快活地过着富裕的近代生活，其他各地也正在执行雄心勃勃的经济开发计划，这些事却一点也不加以介绍。

当老挝爆发内乱、国内各种势力分成三方混战、美军开始轰炸“胡志明小道”时，各国就派遣了五六十名新闻记者到人口七万左右的万象去。“老挝中立的崩溃”之类的消息，就象机关枪那样由手提打字机打了出来，并传播到全世界。然而，老挝的中立还是勉强地维持到了今天。

以1965年6月19日阿尔及利亚政变为开端，亚非国家领导人中，凡属革新的和亲中国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了政治地位或是离职了，与此同时，各国都把开发计划的重点由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改变为牢靠的农业增产计划了。特派记者看到这种情形便把变革的意义专门看成是“中国外交从亚非地区的后退”。把这看作中国外交的“丧失威信”，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所以发生那些政变和权力转移，恐怕应该说国内的各种条件更占主要因素。但这些方面却不大有人去探求。

一般地说来，不，在这里不能不说的是：无论哪一个时期，东南亚自己的独创见解、努力和愿望几乎都被人忽视了。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的利害关系，或是从大国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出发来领会东南亚和议论东南亚的各种问题。

财富的差距日益扩大

根据1967年的经济合作白皮书（1967年10月19日通产省公布的《经济合作的现状和问题所在》），1960—1966年间，后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先进国则是5%。同期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率，后进国每年是2.3%，先进国是3.8%。

但是，在这期间，后进国的人口增加率，每年达2.4%。通货的价值每年下降2%左右（吉野文六著《真正的经济合作在于今后》，见1967年5月16日出版的《世界周报》）。两者相抵净增0.4%。

其中，1965—1966年，由于农业生产的上升率非常低，成长率连续两年下降，后进国的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率是3.5%（“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年度报告，1967年10月1日公布）。这个期间的人口增加率为2.4%，两者相抵，增加的部分仅为1.1%。假如再扣除货币价值下降的2%，那么，生产总值反而减少了0.9%。